

# 茶味

张绍尧

一根针，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，脚上也被草鞋磨出了很多血泡。同行的老前辈说：“提起精神来，路还长着哩，现在还只走了一半。”我一听说还只走了一半，心就凉了半截。

到了细沙，老辈子说停下来吃饭。我们找了当地一家老百姓，跟他借了锅灶，把自己带来的挂面拿出来煮着吃。面条很快煮好了，都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，老前辈一边吃一边嘱咐着：“宁可饱吃，不能糟蹋。”三个人两斤面条，连汤都没剩，打扫的一干二净。这也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最好吃的一顿饭，其实也就因为太饿，什么菜都没有，还吃得那么香。

后来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只记得太阳已经西下，已快接近目的地。在途中过一条河的时候，因为流水太过湍急，我有些发晕，迈出腿的时候，脚下一打滑，人连豆瓣一起掉到河里了，幸好同行的那个年轻人手快，一把把我拽起，但豆瓣儿却湿了不少，一边走，一边流水。当我们到达目的地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那里叫做天生桥，夜幕中隐约看着是一个不大的场镇。放下肩上的担子，顿觉神清气爽，我们在场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点东西，回到旅店洗完澡，便倒头就睡。

第二天同样很早就起床了，早饭还没吃，就把豆瓣挑着上路了，一边走一边吆喝。我第一次听见湖北人管我们这种大豆制品叫酱瓣儿。我们到了当地，只听见老前辈大声喊道：“酱瓣儿换茶叶哟！”没喊几声，山上就有人应道：“哪里的呀？”“哪门换啊？”虽然口音不同，但完全能听懂。听到有人应声，老前辈连忙叫我去过谈一下，嘴上还念叨着，你的那点儿烂豆瓣儿不晓得有人要不？让你先去，我们等你。若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货，你的东西就没人要了。我也觉得他说的有理，便过去和别人讲起生意来。在家里父亲曾说过，一般情况下，好一点的茶叶，大概两到三斤豆瓣儿换一斤干茶，茶叶的成色和质量大致教过怎么认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先看外观，一要细；二要叶子多，茎秆少；三要香味好，无论绿茶、白茶，进嘴一嚼后，吐出来的渣是青色的就不错，带着这些基本知识就开始相互看货了。

可惜，第一家生意没谈成，于是我便急忙转身去找另外两个同伴，他们说过在等我。可当我回到分开的那个路口时，哪里还有他们的人影。我开始自己想办法。记得当时很多人在粮站应征购粮，我便叫住一位面善的老人问了一下，这附近哪里的茶叶最多、最好，什么时候来过豆瓣换茶的生意人。当时是在想如果茶叶好，又很久没有来过豆瓣的话，就可以确定我要的东西有了。而且他们急需豆瓣这种东西的话，价格也好谈一些。这位老人很实在，告诉我对面那坡上的茶叶最好，是阳坡茶，说着用手指向上面快要到山顶的村子。我连声谢过老大爷，径直向山上走去。约莫走了二三十分钟，就看见前面很大的一个院子，估计由十几户人家

组成。院子中间全是晒的茶叶，大小不一的竹席一块挨着一块。又细又匀的茶叶在阳光下滋滋作响，青褐色全是绿茶。

进到院子里，从屋里走出来几位大娘大爷，就跟我搭讪。看的看豆瓣儿，谈的谈价格，我就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，一边斟酌他们的茶叶一边介绍着我的豆瓣儿。见有很多人，我的心情也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了，便放开胆子吆喝：“南来的北往的，听到我吹牛不爽的；年老的年少的，还有不脱衣服睡觉的；过来瞧过来看，今年上好的新豆瓣儿？”别说这样一喊，还挺有效果，把这些人逗得哈哈大笑，争先恐后来看我的新产品。有很多人抓起豆瓣儿来说，你这个东西跟以前的不一样，又黑又湿。听到人家一说我心里其实挺明白的，东西没做好，又在路上掉河里去了，肯定又黑又湿。但得想法让人家接受啊！于是趁着人多，我又吹开了，其实你们不懂，现在我们做这个豆瓣的方法已改进了。传统的做法是用核桃叶盖上豆瓣让它发酵，由于核桃叶分泌出来的东西会让豆瓣先上青霉，出来的就是黄绿色，但一定要晒干才能保存，而我这种是利用黄荆叶盖上豆瓣，所以出来就是黑色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味道鲜美易于你们泡制豆瓣酱。干的豆瓣要泡十天半个月才能享用，而我这种是保持它原来的湿度，马上泡马上可以吃的。如果不相信，你们用碗装一点水，我试给你们看。这时还真有人舀了一碗水来，我就抓了一小撮放水里，刚放下去水就变色了。我接着说，你们看，现在只需要一点盐或酱油调一下味马上可以食用。

当时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胡乱想的这些不沾边的词在那里手舞足蹈，讲得唾沫横飞。接着就开始谈价格了，我随便抓起竹席上的茶叶说：“像你们这种茶只能一斤换一斤了。”实际上在我心里觉得他那种茶叶的确不错，但是还是没急于求成，想把价格压得更低一些。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中年大叔站出来：“小伙子，我们都诚心做生意，你说的这个行情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，别人都是用三斤豆瓣儿换一斤。你说你的东西不一样，我们也接受，耿直点，两斤豆瓣换一斤，你的那点货就在这个院子里给你分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假装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我还是个小娃子，不会做生意，看到你们这么有诚意，就便宜给你们吧。”其实心里早已等不及了。

接着他们主动开始问张三要多少，李四要多少，然后把我的豆瓣一称，三四十斤，因为湿了水，比在家里走的时候还多出三斤来，一共兑换了17斤茶叶，就是竹席上晒的嘎嘣脆的又细又匀的茶叶给我装了满满两袋。没走一点弯路，我完成了这次交易，我心满意足地挑上茶叶飞奔着下山，心里美的那个滋味别提了，完全忘了昨天身上的伤痛。

回到旅店的时候太阳正当顶，我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同伴去了什么地方，就把茶叶放到我睡觉的那个床下面用绳子把茶叶和床腿连起来，系了

一道又一道。绑扎结束自认为安全后，我就来到清晨分手时的那个路口。望着他们大概要去的方向，等等，一直没见他们的踪影。第一次出远门，离开同伴就像失去了依靠，举目无亲的地方难免有些失落。虽然他们狠心丢下了我，但毕竟他们是自己熟悉的人，心里还是盼着他们早点回来。直到太阳西下，仍然没见他们回来，渐渐的天幕降临了，我便走回那个小镇上简单吃了一点东西，回去就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，叫醒我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。其中，那个年轻人就问我吃饭没有，茶叶换的怎么样了，我若无其事地回答道，饭已经吃过了，茶叶还没开始换。

听到我这样一说，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吼道，你这个娃娃呀，怎么这样无用，他们噤声咄咄带着难听的话，把我数落了一顿。我也没生气，接着问他们换的怎么样了，他们两个都把口袋举过我头顶说，我们每个人就只剩几斤豆瓣了。然后又把换来的茶叶好点的差点的全翻出来，在我面前摆弄了一番。等他们出去吃完饭回来发现床角上拴有绳子，那个年轻人蹲下来一看才发现我的豆瓣已经全部换成茶叶了，他感到特别惊讶，连忙把口袋解开来，清一色的细茶。接着老前辈开始安排：“明天早晨我们在回去的路上，顺便把剩下的豆瓣儿处理掉。还是计划走到细沙再吃饭。”

次日起床后就按他们的吩咐一边走，还一边吆喝。我跟在后面吊二郎当地走着，他们讲生意的时候，我也停下来等他们。大概上午八点钟左右，剩下的豆瓣处理完了，我们才正式迈开大步往回走。由于没吃早饭，肚子很饿，走到细沙至少要中午时候，我就提来说不一定走到细沙，提前一点吃饭，以免饿得受不了。刚说完他们又不高兴了：“别人都没饿，只有你饿得快。”又把我最落了一番，而且没答应提前吃饭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再也没说太多的话，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。回头一算来回三天，这次湖北之行徒步走了160多公里。

回家后休息了几天，身上的伤痛很快痊愈了，可是心里的伤痛却是这一生都无法弥合的。每当看到自己辛苦换来的茶叶或在喝着茶的时候，就会情不自禁的仔细品着这茶的味道。是香？是涩？已经完全不重要。更多的是从中品出的辛酸，在那些艰难的岁月，磨练出来的坚强意志，深深印在脑海里的人与人之间往来还有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。也让我第一次尝试了求人不如求己，或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人心是会变的。这种滋味远远超过了茶叶本身的味道。



## 诗雨

## 风吹过树梢

（外一首）

邹和平

风吹过树梢，吹过我，也吹过你  
 晦明之气从天边赶来  
 持续低矮的房屋，诱惑着我一次次进入  
 愿望 这迫切之物

玻璃上满是尘埃的影子  
 轻微的响声如低沉的哨音  
 唯有幽暗之物，始终徘徊于心中

愿望 这压抑之物

这是雨前黑暗而动荡的时刻  
 阳光还没出来，便已隐去  
 我试图找到你，并进入你微弱的光中  
 愿望 必将经历怎样的黑夜呀

### 致那些闪亮的事物

从山顶上升起的太阳  
 映着朝阳的河水  
 刚在春天长得整齐的树叶  
 面向太阳的人脸  
 这些发光的事物  
 如同刚领了圣餐回来  
 那些可爱的屋檐  
 那些半透明的烟雨

在这一刻 我疑心人类会被改写

他们神奇的密码  
 将变得像九个数一样明白  
 他们每一次回来  
 都将带着苹果的香气  
 他们背负的重物  
 将直接归还给魔鬼

他们真诚而善良  
 像微风拂过山岗上的树林  
 如果犯罪 他们将自动赶赴但丁的炼狱  
 有时候 他们也会来到地狱的门前  
 然而谁在地狱门前大笑  
 谁就将永远抛弃

在我们老家，有一个祖辈传下来的习惯，就是无论老少都喜欢喝茶，每家每户都有几个在炉火旁熏得黢黑的搪瓷缸子，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就用一种可以保温的水杯，当时都称作保温杯。

那时候的喝茶，绝大多数人只是单纯为了解渴而已，没有矿泉水，更不舍得买饮料。池塘里的水烧开后，仍然有一股土腥味，很多人不愿意直接饮用，所以茶叶成了每个家庭的必需品，自己喝起来也比较爽口。因此，家家户户更是拿它当作首要的待客之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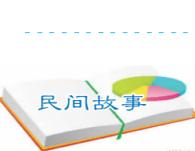
喜欢喝茶，茶叶却是来之不易的。商店里也有茶叶卖，但对于当时很多农村家庭来说，去买茶叶喝是相当奢侈的，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去买。在我们那一带，最常见的就是用豆瓣儿兑换，这种办法也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，只记得每年到了大豆成熟后，就陆续有人去做这种交易，我家也不例外。

九二年夏天，父亲就跟我：“今年的茶叶不多了，我自己做了些豆瓣儿，你能不能跟着他们去换一点茶叶？”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儿，自己还没尝试过，便满口答应下来。于是父亲就给我家附近的一个前辈说，请你帮忙带上我。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，因为他们以前去过好几次，有经验，我是第一次去，什么都不懂，凡事请他们罩着我。也许是父亲做豆瓣的经验不足(以前都是母亲做的)，那一年的豆瓣儿霉没上好。正常情况下都是黄绿色的，可是我们家的豆瓣儿却是黑色的，在内行眼里就是做坏了。但没办法，舍不得扔掉。父亲说我是第一次去，莫挑太重，原计划搞十几二十斤，最后包起来一称，带口袋三十一斤。问我能挑动不。我胸有成竹地说“没问题。”并在肩上掂了掂，觉得挺轻松，还帮忙找绳索和路上要吃的干粮，收拾停当后，就等第二天出发了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就被父亲叫起来。吃过早饭，父亲塞给我十块钱，拿出几斤挂面，嘱咐我说：“在路上，如果没到吃饭的时间，万一饿了，就买一点东西先垫一垫，面条带着，在别人家搭伙的。”他知道我饭量大，而且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我只是点头答应着，心里在想：“到底有多远，还要准备这么充分。”临走时才知道，这次是要步行到湖北。

我们一行三人高高兴兴出发了，一路上上讲那，有说有笑，压根没觉得肩上的担子重，只是走到哪里口渴了，便停下来找水喝，顺便休息一下。从老家到河梁（现在叫抱龙），走小路是四十几里路。过了河梁，就只听他们介绍说，这是哪里，那是哪里，边吹牛边走，扁担来回在两只肩膀上换来换去。

就这样，到了五龙桥，过了一块写着“车头已入鄂，车尾尚留川”几个大红字的石头，再往前就是湖北的地盘了。我渐渐觉得肩上的胆子越来越重，脚下也不听使唤了。正是盛夏时节，炙热的阳光烤得身上火辣辣的痛，腿肚子里面像是别了



## 巫山民间笑话选

向承彦·收集整理

### 学见识

有个傻女婿，老丈母给他三十两银子，叫他出门去学见识。

傻女婿拿着三十两银子就上路了。走着走着，看见一个大粪坑，大粪坑里长满了蛆，有个人站在粪坑边说：“一塘鱼儿干巴巴，可惜没有网来撒。”他一听，觉得说得不错，就拉住那人，硬要拜他为师，给十两银子做学费，把这两句话学了过来。

学会了这两句话，又继续往前走，碰到一座独木桥，有一个人边过桥边念道：“双桥好过，独木难行。”他一听，嘿，又不错，又拉住那个人给十两银子拜了回师傅。

继续前行，只见一只大狗对着一个人汪汪地咬，那人扬着手里的钉钯，口里说道：“老母狗，你莫龇牙，你看我给你两钉钯！”于是最后的十两银子做学费学会了这两句话。

回到家里，老丈母问：“娃娃，这回出门长了见识没有哇？”他说长了见识。

老丈母给他泡了一碗阴米子充饥，他双手接过来：“一塘鱼儿干巴巴，可惜没有网来撒。”老丈母一听，哦，这是在说没给他拿筷子。她还不知道傻女婿是参照大粪坑里满坑蛆说的，赶快又去拿双筷子来。谁知走得急，筷子掉了一只，傻女婿一见又说：



卢先庆／摄

## 等一树花开

李彦慧

我，像是递给我整个春天。我接过花，深嗅了一口，清香迎面扑来，于是握紧了手里的几枝杏花，蹦蹦跳跳地走开了。不经意的回头，我看到了爷爷脸上的笑容：他干裂如田野的脸上，却呈现出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，我的娱乐已经由欣赏大自然成了做繁忙的功课。还记得在某年某天，我正在学校埋头苦读时，突然外面传来了几声呼喊，啊，是爷爷的声音！一阵有规律的脚步声响起，随即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是爷爷！我连忙放下笔，推开椅子，小跑出去。

他手里拿着东西，等到走近些，我发

灰尘，电锯的嗡嗡声盖过了杏树的哭泣。那天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杏花飘飘洒洒，我伸手接住了一片花瓣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却感到一阵冰凉。

不久，爷爷就病倒了。他终日都躺在床上，日渐消瘦，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在一间小屋子里。灯光昏暗，整个房间里透露出一种压抑的气氛，爷爷已经口齿不清了，他的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，整个人如一具干枯的树木，连呻吟的力气都失去了，只听得到轻微的呼吸。

他终究没熬过那个冬天。在冬末时，他走了，杏花即将盛开，他没等到，我也没有等到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等到那一枝杏花，也没有等到送花的人。

（作者系秀峰初级中学九年级（1）班学生）